

当地时间2024年8月8日至12日,第82届世界科幻大会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还颁发了被视为“科幻文学界的诺贝尔奖”的“雨果奖”。

在2024年雨果奖的最终入围名单中,中国科幻作家入围了9个重要奖项。其中何夕的《人生不相见》与王晋康的《水星播种》入围“最佳长中篇小说”;顾适的《〈2181 序曲〉再版导言》入围“最佳短篇小说”;韩松《没有答案的航程》和宝树的《美食三品》入围“最佳短篇小说”。虽然最终未能斩获奖项,但他们在科幻领域的成就依然有目共睹。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因去年在成都召开的第81 届世界科幻大会而刷新了对中国科幻认识的人,显然还有很多。这些印象像一颗颗种子,在热爱科幻的人们心里发芽、萌生,漂洋过海。中国科幻中不仅蕴含着中国人对未来的想象,还传递着中国人的情感与价值观。当这些作品以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映照的是中国科技的蓬勃发展和国力的日益强盛。

中国科幻正在加速“文化出海”,愈发深刻地融入世界科幻版图,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大背景下,中国科幻的新创造,正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科幻文学中的东方想象

1904年,晚清小说家荒江钓叟在写下以移民月球为主题的中国第一部原创科幻小说时一定想不到,120年后,嫦娥六号启航,中国人已开启月球背面的采样之旅。

晚清时期,科幻随西方科学文化思潮涌入中国。科幻文学,曾被国人作为科技强国梦的寄托,鲁迅就曾在《月界旅行·辩言》中说,“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在中国科幻文学起步阶段,尽管模仿和追赶是创作的关键词,但依然阻挡不了中国科幻灿烂想象力在世界范围内绽放光芒。那些率先创作科幻小说的作家,成为中国科幻向世界范围内突进的单兵,例如在1930年创作《猫城记》的老舍先生、1957年发表《火星建设者》的郑文光。

真正让全世界范围内的幻迷们认识到中国科幻文学中的东方想象,还得是从《科幻世界》杂志“出道”的《三体》。用《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的话来说就是:“世界范围内,也没有任何一个科幻作家协会采用刘慈欣那样‘非商业’的方法去创作科幻小说,但刘慈欣正是用了这样的方法,《三体》才像一个集束炸弹一样,为中国科幻炸开了一条路。”

2014年,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将刘慈欣的长篇小说《三体》第一部翻译成英语出版,《三体》时代就此来临;次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项雨果奖之后,一系列的海外传播逐渐成为现象级文化事件,让中国科幻小说的出海,逐渐从“单兵”转变为“规模化”。

继《三体》之后,刘慈欣的《球状闪电》《超新星纪元》《流浪地球》又在《科幻世界》的助推下陆续走向海外,中国科幻作家陈楸帆、郝景芳等人的作品也逐渐被海外科幻迷所熟知。

在线杂志《连线》还列出了一份“每个人都应阅读的最佳中国科幻小说”榜单,陈楸帆的《荒潮》、刘宇昆翻译和主编的中国当代科幻选集《群星》等都榜上有名。

科幻,对于中国而言本是舶来品,但如今已到了大量中国科幻小说扬帆出海的时代。

专家访谈

人物简介:肯·麦克劳德,2024 格拉斯哥世界科幻大会主宾作家,英国著名科幻作家。曾多次荣获英国科幻作家协会奖和普罗米修斯奖,他曾在2023 成都世界科幻大会期间深度参与多个论坛,与中国的科幻作家、科幻机构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和友好的关系。在2024 格拉斯哥世界科幻大会期间,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记者: 作为一位资深的科幻迷和科幻作家,能分享一些与中国科幻或者中国科幻迷之间的故事吗?

肯·麦克劳德: 我是在2019年中国科幻大会的时候与中国科幻结缘。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邀请,我和妻子在中国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当时,我们遇到了许多科幻作家和学者,到场的众多科幻迷也展现出极高的热情,他们对于科幻严谨、认真的态度深深感染了我。因为语言沟通的原因,与我们交流最多的是我们的志愿者翻译。但我没想到,她竟然也是一个“科幻专家”。她告诉我,她自己就是科幻迷,她就读的大学里就有一个有上百名成员的科幻社团,让我很受震撼,原来中国的年轻人群体中有这么好的科幻氛围。

去年,我受邀参加了成都的世界科幻大会,那是一次令人惊吸的经历。我的朋友尼古拉斯·怀特和我负责格拉斯哥世界科幻大会展位,人们来到展位前热切地索取着关于格拉斯哥的所有传单和卡片,成百上千的粉丝和参观者希望与我们合影留念。正如我在关于成都的博客文章中所说:“成千上万的人穿过了会场,有一日游的小学班级、来自各方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家庭,但他们绝不是为了寻求浅层的快乐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视觉科技而来。”我还记得,格拉斯哥世界科幻大会展位对面的书摊前,从早到晚都有手里拿着书籍、排起长队的顾客。讨论会的座位不够多,

“想象力”如何变“生产力”

中国科幻出海的

中国科幻产业《三体》IP 出海观察报告》中提到,近八成海外受访者在看完电视剧《三体》后想了解中国,最想了解的是“中国的文化旅游”和“中国历史”;约半数海外受访者表示阅读中国科幻作品后,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自己对中国相关发展的良好印象。这说明中国科幻出海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是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名片”。

在吴岩看来,中国科幻文学在经过100多年的努力之后,通过“文化出海”正在世界上建立起独立地位,“刘慈欣的《三体》获国际大奖,被奈飞投入巨资改编,以及《流浪地球》创下骄人票房,还有成都去年举办的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中国科幻连续入围等,都是这种地位的很好说明。我想立足本土经验,同时对未来中国科幻的发展保持一种开放式态度显得尤为关键。”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李广益进一步认为,这种“本土经验”应该是带有中国独特文化基因的、对于世界能够产生一定冲击力的文学表达,“一方面,要进入科技飞速发展的中国当下社会中,去捕捉各领域的生产生活图景中超越现实和闪耀未来光辉的东西;另一方面,也不能闭门造车,要广泛地与世界科幻对话,去努力汲取先进的创造性,为中国科幻发展提供更多灵感源泉。”

未来成都科幻产业能紧紧依托优质的科幻内容,打通上下游的关系,让‘科幻+’成为聚合跨界的‘黏合剂’,从而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科幻行业,不断壮大我们的人才队伍。”

成都市郫都区科创新城科幻大道旁,总面积千余亩的世界科幻公园中央,坐落着“星云”造型的成都科幻馆。自今年1月底正式开馆以来,这里已接待公众超25万人次,成为市民参与科幻活动的重要载体。“通过科创、科幻、科普融合,促进科幻文化融入城市文化。”郫都区科协主席白云介绍,郫都区制定“科幻产业中心十年行动计划”,聚焦科幻IP 运营、科幻影视等“科幻+产业”,签约引进一批重大科幻产业项目和科幻机构,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培育科幻企业50家,泛科幻产业规模近40亿元。

“未来像盛夏的大雨,在我们还来不及撑开伞时,就已扑面而来。”刘慈欣曾如此形容科技高速发展给生活带来的巨变。生活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科幻因科学而生,以想象力为帆,当“科幻”加上“产业”,又将给未来带来无限可能。



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埃及首映礼在吉萨省举办 图据新华社

广泛地与世界科幻对话

中国科幻研究中心发布的《“三体”IP 出海观察报告》中提到,近八成海外受访者在看完电视剧《三体》后想了解中国,最想了解的是“中国的文化旅游”和“中国历史”;约半数海外受访者表示阅读中国科幻作品后,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自己对中国相关发展的良好印象。这说明中国科幻出海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是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名片”。

在吴岩看来,中国科幻文学在经过100多年的努力之后,通过“文化出海”正在世界上建立起独立地位,“刘慈欣的《三体》获国际大奖,被奈飞投入巨资改编,以及《流浪地球》创下骄人票房,还有成都去年举办的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中国科幻连续入围等,都是这种地位的很好说明。我想立足本土经验,同时对未来中国科幻的发展保持一种开放式态度显得尤为关键。”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李广益进一步认为,这种“本土经验”应该是带有中国独特文化基因的、对于世界能够产生一定冲击力的文学表达,“一方面,要进入科技飞速发展的中国当下社会中,去捕捉各领域的生产生活图景中超越现实和闪耀未来光辉的东西;另一方面,也不能闭门造车,要广泛地与世界科幻对话,去努力汲取先进的创造性,为中国科幻发展提供更多灵感源泉。”

著名科幻作家肯·麦克劳德: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科技进步和社会变迁

地区的人们?

肯·麦克劳德: 的确,我自己也是《三体》的粉丝。阅读《三体》并观看其改编的影视是一种独特的体验。我主要看了奈飞的版本,这一版本在忠于原著基础之上,将部分情节从中国转移到了英国。我在观看中发现,它在某些方面非常类似于传统英语“硬科幻”,同时融入了很多中国文化,让人意犹未尽。

在我看来,来自中国的科幻作品不仅想象力丰富,还深度地反映了全球正在发生的社会发展和科技变革,以及在此时代背景下的个体经历。这些作品能够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它们还能够以全球化的视角来激发西方科幻文学不断创新。

《三体》及其改编作品不仅展现了科幻文学的魅力,同时也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的描绘与想象未来的故事讲述方式。这种跨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科幻领域的内容,还为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科技进步和社会变迁。

记者: 您参与了多次科幻大会,令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届? 您对未来科幻的变化有什么观察和期待吗?

肯·麦克劳德: 1995年,我第一次在格拉斯哥参加世界科幻大会。对于长期生活在英国的人来说,能够见到并聆听北美作家的不同见解,是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因为正是北美的许多著名作家对英国科幻产生了深远影

“中国科幻迎来今天的蓬勃发展,正是因为既吸收了世界文化的优秀营养,又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吴岩表示。3个月前,在成都举办的第十五届华语科幻星云奖典礼上,发布了《故山松月:中国式科幻的故园新梦》一书,收录了56位华语科幻作家以故乡和乡愁为主题创作的科幻作品。“故山有松月,迟尔玩清晖。”主编石以介绍,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有着浓郁的家园情结,这是有别于西方科幻的一个重要领域。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故山松月”这个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科幻在世界科幻中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和创造的自觉。“我期待,终有一日我们可能会在火星上举办中国科幻又一套新书的首发式。那个时候,参加首发式的人们会遥望着地球说,我们这个蓝色星球就是那些书写者、远行者和创造者的‘故山’。”

在我看来,格拉斯哥世界科幻大会是一场国际交流的盛会,我在大会竞标、活动和房间聚会中,感受来自西欧和北欧粉丝的热情,也欣喜于与来自俄罗斯以及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粉丝的相遇。

我想,格拉斯哥世界科幻大会是一场开端,从那以后,不仅在世界级别的科幻大会上能遇见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幻爱好者,即使是在较小的国家和地区性大会上,我们也能与来自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粉丝和作家相遇、交流。

记者: 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科幻产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您所见,今天中国的科幻产业正在蓬勃发展,这样戏剧化的变化看上去也很科幻。您觉得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肯·麦克劳德: 我受邀参加《科幻与未来科学》沙龙时,加入了一个由成都世界科幻大会参与者发起的微信群。我想中国的科幻场景之所以繁荣,是因为有科幻粉丝“为爱发电”,有像范张、贾梨园和严锋教授这样的教育者深耕学术,有广大作家坚持创作。

我曾在2019年的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会议上提出:“中国坦率地谈到了在科学技术以及科幻领域继续发展的需求,以及‘科幻产业’对中国的重要性。”这里所强调的“科幻产业”的重要性远不止于由它启发的书籍、电影、在线游戏等带来的显著的经济成功。更指科幻小说是一个很好的推广科学兴趣的方式,科幻文学作品促进了对科学和社会两方面的批判性反思。

天下成都

Lifestyles

琴台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4年8月15日

星期四

科幻微短剧如何拥有文化内核

上月初,首部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科幻短剧集《三星堆·未来启示录》上线,并同步亮相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举行的“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展览,引发广泛关注。迄今该剧传播总量超过1.4亿,其中短视频平台总播放量达1.35亿,跻身抖音短剧最热榜前五名。

《三星堆·未来启示录》共13集,每集时长3—4分钟,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近未来”的故事:外星文明入侵导致地球古文明遗迹接连发生异变,三星堆成为唯一尚未发生异变的遗迹。3支来自不同势力的人物进入数字生成的古蜀国,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该剧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古老的三星堆文明与现代科技相融合,历史与未来交织,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探索之旅。

作为传统电影技术与AI技术融合的探索之作,《三星堆·未来启示录》邀请多位历史专家与科幻作家指导,在技术应用层面取得不少创新突破,无须真人实拍和虚拟拍摄,克服了传统影视制作中的许多限制,为作品增添了强烈的科技感和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科幻作家、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吴岩认为,该剧实现了AI技术“高保真”、丰富元素“厚叠加”和镜头剧情“密剪辑”,展现了AI技术在影视制作中的潜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剑华表示,该剧为三星堆文明的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科幻视角为观众提供了欣赏古代文明的新颖方式。

近年来,科幻微短剧领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研究员王婧认为,传统观念中,科幻影视被视为高成本、长周期的工业产品,而微短剧则以其短平快、小体量著称,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挑战。因此,业界需深入探索微短剧在科幻领域的独特优势,创作出既符合媒介特性又富含科幻魅力的作品。

王婧建议,在创作上,科幻微短剧应聚焦时效性话题,回应社会热点,激发观众思考。例如,利用“未来商店”探讨职场问题,或通过元宇宙、AI等概念激发对未来发展的想象。

叙事上,微短剧应注重科学理念的融入与现实逻辑的构建,使科幻元素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动力。

在呈现形式上,竖屏微短剧为科幻题材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创作者可借此探索“虚拟+真人”“国风+赛博朋克”等新颖风格,拓宽科幻微短剧的艺术表达边界。

此外,政策层面的扶持也为科幻微短剧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及网络影片“网标”制度的实施,为科幻题材影视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规范指引,推动其向精品化方向发展。“故而,科幻微短剧需在创作理念、叙事手法、呈现形式等方面不断创新,同时依托政策扶持与市场需求,不断提升作品质量与文化内涵。只有这样,科幻微短剧才能在未来影视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为中国科幻影视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王婧表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